

欧茨小说《掘墓人的女儿》的身体困境解读

刘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江苏南京 210016)

[摘要]欧茨以其惯用的暴力和疾病书写手法在《掘墓人的女儿》中展现了施瓦特一家在美国主流文化背景下的悲惨处境和主体意识的消解。我们通过解读小说文本中的身体意象、身体隐喻和身体表征能够清晰地感知身体主体意识在文化“他者”们觉醒、反抗和重构主体意识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掘墓人的女儿丽贝卡作为社会底层人物的代表徘徊于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边缘,但她并没有妥协于“全景敞式监狱”的规训,而是努力冲破暴力枷锁,追寻主体意识的回归。

[关键词]“他者”;身体困境;暴力;主体意识;重构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5.17.065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5)17-0196-03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引言

福柯的一生都在研究身体、主体、意识、微观权力等因素之间的相互运作关系。在他看来,身体在这一运作关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协助社会各阶层的微观权力力量,规训、管制、反抗和重构主体意识。福柯的学说某种意义上就是身体政治学说,“当身体逐渐走出与心灵、与灵魂的二元对立而占据了本体论的中心位置时,个体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和接受与自己的权利政治观,就有了极大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并与自我主体的建构体戚相关。”身体成为可书写的符号,记录着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冲突、种族冲突和两性冲突。每个主体彼此碰撞、相互制衡,在支配和被支配的权力游戏中建构主体,重塑自我。

作为美国当代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因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对多种写作手法的熟练驾驭而多次获得美国文学类奖项。她善于运用暴力和荒诞的场景来勾勒美国社会芸芸众生像。Walter Clemons 评论欧茨是一位有着“巴尔扎克式的野心”,“想把整个世界装进一部书里”的作家。她笔下那些身体受着暴力摧残、精神几近癫狂的人物形象呈现出她对普通大众命运的关怀和忧虑。文学评论界对欧茨作品中广泛的暴力书写褒贬不一。欧茨的拥护者们认为作品中各种社会因素导致的暴力行为和场景真实地描画了美国中下层阶级的悲惨人生。所有这些暴力书写都不是随意而为的,因为欧茨认为“真实的生活比虚构的更混乱,更充满血腥暴力”。《掘墓人的女儿》是一部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欧茨在《掘墓人的女儿》中秉承了她一贯的写作风格,运用了大量的暴力书写,暴力与承受暴力的身体共同呼喊出内心的彷徨与迷茫。从身体学说的角度出发来研读《掘墓人的女儿》,我们发现身体不再是医学研究领域的肉体,而是作为个体与权力机制抗衡的物理媒介,承载着打破阶级压制、种族压制、父权压制,从而实现重构主体性的重要使命。

一、被规训的身体主体意识

身体政治研究认为,身体不再仅仅是生理上的肉体 and 客观存在的自然实体,而是人类政治、社会、文化目的得以实现的载体。“身体既是一个被表现的客体,也是一个有组织地表现出概念和欲望的有机体,两套表现系统相互缠绕和重叠。……所有的社会都创造理想的身体意象用以定义自身,

社会身份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怎样察觉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福柯认为社会权力不再是具体的某种力量如惩罚的代名词,而是社会各层权力机制,身体也不再是肉眼所见之实体,而是规训机制控制和消磨主体意识的场所。身体成为可以书写和叙述的符号形式观察和记录人类历史、文化、阶级、种族的冲突和衍变。“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种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种信号。”欧茨的作品中充斥着受暴力和疾病戕害的身体意象。这些千疮百孔、焦虑不安的身体意象是社会现状和当代人无可遁形的生存困境的表征。小说中的人物有意识地以身体为武器,企图重新构建被贬损的主体性,改写或者重新找寻自己的文化和政治身份,从而赋予身体以政治意义。而施于身体的暴力、疾病创伤更是某一族群的集体或个人的文化创伤,记录了底层小人物悲惨的生活状况和不懈挣扎。

掘墓人的女儿丽贝卡所遭受的暴力和疾病戕害是整部小说中最触目惊心的。她的母亲逃到美国时正怀着她,所以她一出生就处于全景敞式监狱(panopticon)的惩戒体制下,时时刻刻处于无声的训诫和控制中,如履薄冰。她的家就是一个全景敞式监狱,她的父亲以绝对的父权权威对和她和她的母亲进行监管,监管的方式简单而暴力。这种家庭氛围下成长的丽贝卡逐渐丧失了自身的身体政治意识,过着谨言慎行、逆来顺受的日子。有一次她在朋友凯蒂家里说了一句:“我爸爸是个老魔鬼,我讨厌他。”话一出口,自己被自己吓破了胆,从凯蒂家里夺门而出,瑟瑟发抖如惊弓之鸟。学校同样是全景敞式监狱的典型代表。丽贝卡和她的哥哥们经常在学校里受到不公平待遇,总是有人找他们的麻烦。学校的老师和校长知道这个状况也听之任之,不予理会。这导致丽贝卡经常“在学校里被人明目张胆地毒打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她的背上、大腿上和臀部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尽管如此,丽贝卡在学校里依然努力地想用自己的用功和勤奋来换取和其他同伴一样体面的待遇,每天小心翼翼地协助着权力机制规训自己的身体,彻底屈服于充斥在学校这座全景敞式监狱的微观权力机制。但是残酷的现实总是将美好的东西撕得粉碎,他们永远只能是“他们”。无论她如何努力,贴在她身上的标签永远只能是“掘墓人的女儿”。

父母自杀以后,丽贝卡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过着寄人

收稿日期:2025-2-21

作者简介:刘会(1984—),女,江苏徐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育技术、教学方法、英美文学。

篱下的生活,忍受着来自同伴的歧视和殴打虐待。她尝试反抗,但是换来的只有更恶毒的谩骂和殴打。随着年龄的增长,身心备受折磨的她最终忍无可忍,选择逃离学校和所谓监护人的监视。通过隐瞒年龄,丽贝卡找到了一份在酒店做服务员的工作。也是因为这份工作,她遇到了提格诺,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她一度以为提格诺是她命中注定的拯救者,但是她忽略了提格诺内心深处对她的歧视。提格诺虽然娶了她,但是从来没有把她看作自己平等的妻子,而只是股掌中的玩偶,看中的只是她的美貌和年轻。提格诺经常对丽贝卡大打出手,甚至婚礼前一天丽贝卡还遭了毒打——“左眼被打成了熊猫眼,视力有些模糊,嘴唇肿着,一跳一跳地疼”。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女性的地位和处境尤为水深火热,父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双重胁迫,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管治和压抑使丽贝卡逐渐丧失了身体主体意识,沦为行尸走肉般无意识的生命客体。

二、身份“他者”的身体主体意识觉醒

身份“他者”,在文化认同、性别认同、身份认同的边缘徘徊,身体饱经摧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另一方面,“他者”们的觉醒源泉来自于身体主体意识。身体不再是单纯的血肉之躯,而是化作他们手中的利器,一路披荆斩棘,寻回自己被压制的自由和尊严,重新确立主体身份。他们有意识地利用被摧残、被毁损的身体来行使自己的权力,重建被贬损的主体意识,从而改写或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小说前半部分我们看到的是掘墓人一家,尤其是丽贝卡从身体被践踏、被戕害到身体和身份完全消解于主流文化边缘的惨状,充斥着孤独和绝望;但是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丽贝卡的觉醒,通过反击身份和文化权力对其身体的训诫,从而重建自己的主体身份意识和主体女性意识。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重要因素,“主体在不同时间内获得不同身份,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自我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主体通过身体在与其他主体不断的相互关联中慢慢获得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独立的自觉意识和思考能力,从而成为活动主体进行权力实践和自我塑造的决定性力量。福柯后期在《我为什么研究权力:追问主体》中表明:“主体一词有两重含义:借助控制与依赖而受制于某人,以及通过意识和自我认识与它的自我同一性联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身体政治意识对主体的重新建构起着重要作用。身体政治意识一旦觉醒,长期压抑和失声的真实自我将以洪荒之力冲破微观规训机制的牢笼,突破身体困境,重新审视缺乏主体意识的客观身体,最终实现二者的统一。丽贝卡因为出身的问题,在她的人生童年阶段,她不但要忍受着周遭无处不在的歧视,还要默默承受已经精神状态扭曲的父母的无端打骂,身体在遭受暴力摧残的同时,主体处于缺失状态。在一切不公平待遇面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选择默默承受这一切的生活困苦和不幸。父母自杀之后,同伴对她的歧视和虐待有增无减,监护人一味只是想控制她,不堪重压的丽贝卡有了主体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主体意识的觉醒往往从身体远离规训中心、暴力中心开始——她选择逃离学校,逃离监护人,踏上了重新建构主体意识的道路。

但是命运并没有真正垂怜于她,她的第一次觉醒只是引领她从一个“魔窟”进入到另外一个“魔窟”:青春年少、不谙世事的她被一个表里不一的男人所蒙骗,结了婚并且生了孩子,在此过程中。她的丈夫提格诺对她造成无数次暴力伤害。丽贝卡习惯性地选择隐忍和原谅,并且自欺欺人地劝自己去相信提格诺是爱自己的,把自己变成了提格诺的傀儡。正如欧茨所说,暴力对一个人来说不仅仅是梦魇般的伤害,同时在某一特定时刻会化作黑暗使者将受害者逼入没有

退路的死胡同,被迫寻找引向光明的通道。长期处于暴力戕害下的人,往往会在绝望和恐惧的境地迸发出对生命和生存的渴望和勇气,奋起与暴力对抗,从而打破艰难的生存境遇,重新认识自我,构建主体和身份认同。提格诺对丽贝卡让人窒息的暴力伤害激发了丽贝卡的第二次觉醒。丽贝卡第一次对提格诺使用反抗的言语,是在有一次提格诺说:“‘丽贝卡,你们那类人都是流浪者吧?’”丽贝卡带着敌意注视着提格诺:“我和你是一类人,和谁都是一类人。”丽贝卡打破了一如既往忍气吞声的态度,对提格诺明目张胆的歧视进行了回击,她捍卫自我身份的意识萌芽就此真正开启。

三、身体在空间内的主体建构

觉醒是打破禁锢,寻求重生的开端。就在她的主体意识接近彻底觉醒,盘算如何离开提格诺之际,提格诺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对她进行了40分钟的毒打。令人发指的毒打加上谩骂,整个过程的描写带来极度不适的阅读体验。不仅如此,提格诺还对他们仅两岁的年幼儿子进行毒打,只因为幼子看见妈妈被打本能的去保护妈妈。丽贝卡终于明白了:“必须离开提格诺,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似乎就打破了已有的平静,是不可逆转,不可驳回了。”当夜,丽贝卡趁着提格诺睡着,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了细软,开上提格诺的车带着年幼的儿子逃离了魔窟——“如果我们现在没死,以后就没有什么能杀了我们。”这一次的逃离对于丽贝卡来说是真正意义上主体意识的觉醒,并且完成了主体意识的深化和升华——“奇怪的是,虽然脸还很肿,骨头还生疼,她感觉兴奋得快要欢呼起来。”那个晚上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母子两个一直在逃离,从来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待上太长时间,并且改换了名姓,从不对外人提及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不再信任和依赖任何人,包括警察。遇到危难,她的第一反应是“绝对不能报警”——她对警察毫不信任,甚至厌恶他们。她觉得那些男人都和奈尔斯·提格诺一个样,只会同情提格诺,不会想到保护她和儿子奈利。从中透露出一个女人长期边缘化于主流文化的悲凉心态。

也是在这次觉醒后的逃离过程中,丽贝卡开始关注和保护自己的身体——她剪了自己的长发,那是提格诺喜欢的长发,但是逃离后的丽贝卡对自己的长发心生厌恶。换了发型和造型的丽贝卡第一次审视自己的外貌,在儿子的提醒下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如此青春美丽。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信的丽贝卡欢欣雀跃,她决定不再依赖任何人,自食其力。“他们一直往前走,她心里的精明已变成一种本能。”逃亡的路上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敏锐地感知着周边的人和事,一旦觉察到威胁,她会迅速地逃离。同时她也开始学会利用自己的身体,巧妙地通过改装充分发挥自己身体的优势,并借此在剧院谋得一份体面的职业,靠着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孩子。也是因为在这份工作中,丽贝卡引起了钢琴家加拉格爾的注意,同时她六岁的儿子开始在钢琴方面显现出不凡的天赋,所以两个人慢慢熟络起来。但是伤未痊愈的丽贝卡保持着冷静和距离,破茧重生后的丽贝卡完成了身体与灵魂的统一,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行尸走肉。丽贝卡的一生,出生于暴力,成长于暴力,困顿于暴力,也是暴力激发了她身体内的潜能和勇气,打破了被暴力所围困的生存困境,重构主体意识,发现自我,重塑自我。在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权力的伸张中,丽贝卡逐渐摆脱了暴力对身体的规训和控制,完成了对自己身份本质的探索,重建了长久以来被贬抑的主体意识。

总结

从身体政治学说出发解读《掘墓人的女儿》,我们更容易理解欧茨在小说中大量的暴力书写并不是偶然而为之。这些暴力书写负载着欧茨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社会底层人

们生存状态的关怀。徘徊于主流文化边缘的文化“他者”在守望自我的道路上历尽坎坷、尝尽人间冷暖、风霜雨雪。通过解读小说文本中父辈面对社会微观权力和规训机构的无奈和焦灼心态,我们报以深刻的同情。父辈选择让自己的身体和自我身份一起消解,是在无尽的困惑和挣扎后的无奈之举。起点相同的丽贝卡却没有完全屈服于社会微观权力的规训和控制。身体政治意识彻底觉醒的她选择打破枷锁、反抗主流文化和父权话语,重塑自我,重构主体意识。

参考文献:

[1] 应伟伟. 莫里森早期小说中的身体政治意识与黑人女性主体建构[J]. 当代外国文学, 2009, 30(2): 45-52.

[2] Clemons, Walter. Joyce Carol Oates: Love and Violence in the Head[J]. Newsweek, 1972(11): 69-80.

[3] Johnson, Greg. Understanding Joyce Carol Oates[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7.

[4] (英)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M]. 张卫东, 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5]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6]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掘墓人的女儿[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7] Hall, Stuart.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Mordernity and Its Future[M]. Polity Press, 1991.

[8] (德) 彼得·毕尔格. 主体的退隐[M]. 陈良梅, 等,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 (美)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感伤的教育[M]. 台北: 皇冠出版社, 1982.

On Oates' *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Dilemma

LIU Hui

(Nanhang Jincheng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16, China)

Abstract: With her sophisticated writing techniques of violence and disease, Oates shows the tragic situation of the Swarts in the background of American mainstream culture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The Gravedigger's Daughter*. We can clearly perceive that the body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others" awakening, resista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by interpreting the body image, body metaphor and body representation in the novel text. The "others" do not compromise in the "panoramic open prison" discipline, and strive to pursue 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others"; body dilemma; violence; consciousness;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陈思婷)

(上接第 195 页)

参考文献:

[1] 黄建国. 职业能力导向的高职院校智慧学习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以大数据专业为例[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3.

[2] 陈茜. 数字化转型下的教育革新: 高职学生智慧学习模型构建与职业能力评估策略[J]. 广西教育, 2024(3): 43-48, 120.

[3] 徐振国, 王悦, 赵春雨. 智慧学习环境下学习投入的

影响因素研究[J]. 数字教育, 2022, 8(6): 29-37.

[4] 刘丰年. "互联网+教育"视阈下高职院校智慧课堂教学模式探讨[J].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21(4): 33-36.

[5] 陈君涛, 展金梅. 智慧教育背景下提升高职院校信息化教学的有效性研究[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0(12): 15-18.

[6] 吴庆华, 郭丽君.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高职院校的教学变革: 挑战、框架与路径[J]. 大学教育科学, 2023(6): 112-120.

Practice Path of Wisdom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Vocational Ability

LYU Jing-jing

(Hun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Vocation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2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teaching mode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ut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platform,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content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insufficient intelligent teaching ability of teachers, insufficient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and single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se problems,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platform, optimize the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enhance teachers' intelligent teaching ability,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build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vocational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alent training effec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vocational competence orient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telligent teaching mode; teaching reform; diversified evaluation

(责任编辑:范新菊)